



将門記



碩明社藏
奇書出壹

門
號

五月廿六日

今春余所游歷

名山

不待

大海寬生精善絕富苑出乃

觀乎如所傳者其於天竺之經

最為詳盡教義當時之旨錄也其

法傳寫其來月承德三年也惟

憾多書漫漶不可難讀因取家

先所藏抄本而校之始是百有

同治

同治

同治

願以者定予後之出體隆臺原回
出自世留所傳如所記公孫所收松
於新燥蟲蝕之解而集之去諫滿
意多不之學動照寧平子集去去歌
嗚嗚時事意以如此行一帝後云
寔以丁巳夜 奉 於丸誌

尾張源遠忠



世於門此由也... 寫卷... 通邦二人此... 多... 多...

松島壯麻輔

け將つ記一巻ハはわく極系通邦... 尾張國名兒屋人 植松長信

將門乃記

此寫卷ハ初程失テ文乃名をたし知れず去共義徳乃古
本最古クハつりしハ本乃ハ二字侍リ此ハ吾尾張乃古
大須堂生院乃古義徳ノ一字保乃比寺門と出シ今ハ
何其乃家ニ秘傳セらるル云々其墨一ノ点と一ノ假
名文字ハ義徳乃昔振勿と今ハ物乃證共成ぬるものハ物字乃
種共成好リ一徒好ニ字出也

天明二年壬寅八月
阿 見 山 良 干 千 天 之
三 木 々 用 知 天 之
為 字 字 比 世 利 寸 曾
ノ 字 字 比 世 利 寸 曾
ハ 字 字 比 世 利 寸 曾
レ 字 字 比 世 利 寸 曾
又此寫卷ハ朱点ハ一ノ切点返点と云々

將門記

卷首闕失十餘許行

重不野本

杖不張陣相待將門遙見彼軍之

體所謂向毒蘇牙之神靡堪擊鉞
毒蘇者兵具也以獸毛作之
鉞者兵鼓也鼓之布利且美也

爰將門散蘇不能擬進無由然而勵身勸據支刃
谷戰矣將門幸得頓風射矢如流所中如案杖不雅
勵終以負也仍巨者數多存者已少以其四日始自野本
石田大串取木不々完近至与力人々々小宅皆志燒巡

道火出者驚矢而還入火中則變

自中子年貯伴於一時災又訖破。

真壁新法三箇郡伴類々舍宅五百餘家必負燒掃哀
我男女為火成薪跡財為他成久三男火宅財有五五去乘
不空若謂之欵具日火聲論雷施珥音其時煙色爭
雲霞空山王交煙隱於巖後宅如灰散於風前国吏
百姓視之哀慟遠近親疎聞之歎息中箭死者不意
別父子中氣不道者不面離夫婦之向就中負
成進身於公事該以前卷上於花城經迴一程具

由聞於京都仍彼君系物情負感寔與彼前大
樣源護并具諸子等皆同堂之者也然而未躬與
力偏被編其緣坐巖父国書之舍宅皆悉殫
滅其身死去者迴聆此由心中嗟嘆於財有五
主者何憂今我祖哀亡父空告泉路之對存母
獨傳山野之迷薪居聞之淚以洗面夕思
之愁以燒骨負感不任哀慕之至申暇於公
歸於舊跡僅著私門求亡父於煙中向遺母

於巖隈幸雖預司馬之級還吟別鶴之傳方
今以人口尋得借老之友以傳言向取連理之徒
焉呼哀哉著布冠於綠綬結管帶於藤衣冬
去春來漸失定有之日歲變節改僅遂周
忌之願負感有檢案內九將門非本意歎斯
源氏之緣坐也諺曰賤者隨貴者為負感在守
器之職須歸官都可增官勇而孀母在堂非子
誰養田地有數非我誰領睦於將門通芳標於

花夷流以翼於國家仍具舉此由廳斯可者
乃擬對面之間故上總介高聖王之妾子平良
正忍將門次々伯父也而介良兼朝臣与良正兄弟
之上乍雨彼常陸前樣源護之因緣也護常
雙息子杖隆繁等為將門被害之由然而介
良兼居於上總國未執此事良心獨追慕因緣如
車乘迴於常陸地爰良心偏就外緣愁卒忘肉
親之道仍命于戈之計誅將門之身于時良心

也。因緣見其威猛，勵雅未知勝負之由，無竟

余熙怡而已

字書曰：首余者，倭言都波惠牟也。上音官，又下音志。又熙怡者，倭言与呂古布也。上音伎，下音伊。

任理員擁，依寶立書，將門傳聞此言，以承平五年十月廿一日，忽向彼國新治郡川曲村，則良將揚聲如案討合，奔命各合戰，然而將門有運既勝，良正無運，遂負也。射取者六十餘人，逃隱者不知其數。然以其廿二日，將門歸於本鄉，爰良心弁，因緣伴類下兵，取於他城，上敵怒於自然，蠢動寐雲之心。

晴追疾風之歌

書曰：晴者，何知矣。奈久。

然而依於會愁之深，尚茲

歌對之心，仍勒不足，由攀於大先，今其狀云雷電起，響是由風雨之助。鴻鶴凌雲，只資羽翔之用也。羨被合力鎮將，而亂惡然則國內，駭自傳上下，動必鎮者，彼介良兼朝臣，開吻云昔，惡王尚犯客父，罪今，世俗何忍強甥，過舍弟所陳，尤不可然也。其由何者，因緣讓樣，頃年有所，尊慈苟良兼為彼姻媿之長，豈元与力

之心哉。早勅トシテナ我具密可相待者。良心勵得水。龍心リウシン成李凌之昔。勵印之先軍。被射者治痕。而向來其戰道者。僊栢會集。命向个良。兼調兵張陣。以兼平六折。六月廿六日。指常陸國。如雲漏出上下之國。言上総下総也雅加禁過。稱問因緣。如道飛者不就。西之關。自上総國。武射郡之少道到者。於下総國。雷取郡之神前。自厭渡者。常陸國信太郡。寄前洋。以其明日早朝。著於同國水守。

營兩斯。鷄鳴。良心參向述。不審其次。負感依有。疇昔之志。對面於彼介之相語云。如向我寄人。与將内等。慰勲也者。斯非其兵者。兵以名尤為先。何令虜願若斯。財物令致。害若干。親類可煩。其敵哉。今須与彼合力。將定是非云。貞盛依人口之。甘雅非本意。暗為同類。指下毛野國。地動草靡。一別發向。爰將内依在。機急為見。實否。只率百餘騎。以同年十月廿六日打

向於下毛野國之場衣寶件敵有數千許畧見
氣色敢不可敵對其由何者彼亦未費合戰
之違人馬膏肥于彼皆具將門被摺度了
之敵兵具已乏人勢不厚敵見之如垣築楯
如切致向矣將門未到先寄步兵畧令合戰且射
取人馬八十余人也被介大驚怖皆挽楯逃還將
門揚鞭稱名追討之時敵失為方偏夜府下偏夜
傳曰
者倭言伊 於斯將門思惟允雖不在常夜之敵尋
到古万苗也

脈不踈達代骨肉者而云支婦者親而等凡親
戚者踈而喻華若終致致害者若物譏在遠
近款仍欲逃彼介獨之身便開國廳西方了
陣令出彼介了次千餘人兵皆免應前了
鳩命急成方籠馬羽殿日伴介無道合戰
由觸於在地因日記已了以其明日歸於本堵自茲未
更元殊事然向依前大樣源護了告狀件護并犯人
平將門及真樹等可召進了由官府去兼平五

事十二月廿九日府同六年九月七日到來是左近衛
曹長正六位上莫保能行同姓代立字自加支與亦
被下常陸下毛下終了才国仍將內告人以前同
年十月十七日火急上道便參公遊具奏事由幸蒙
天判檢非違使所被略向死難不堪理務佛神有感
相論如理何况一天恒上有百官願而犯准輕罪過
不重振兵名於畿內絕面目於京中徑迴了程乾德
降詔鳳曆已改言帝王御冠脈了年以美平故松色合平年

了綠蓮系結十善了募了方今万姓重荷輕於大赦
八唐大過淺於犯人將內幸遇此仁風衣美平
七幸四月七日息詔罪无輕重合悅慶於春花賜還
向於仲夏忝辭遊舟了追終歸鳩子了傳言昔遊舟事
於秦皇遠往久与地後遊學請暇歸古邦即秦皇作日彼為首
白馬生角時以聽還者豈毋歎作天為為了首白俯地馬為了
生角秦皇大驚乃背歸又鳩子者幸雅入常樂了
目已還本邦了據故有此句也子細見本文也所謂馬
有北風了愁鳥有南枝了悲何况人倫於思何
无懷土了情武仍以同年五月十日早禱都洛著弊

宅未休振脚未歷旬月件介良魚不忌本意怒尚

欲遂會稽心頃年所攝兵草其勢殊自常便以

八月六日圍來於當陰下德兩國之甥子嗣

渡也其日儀式請靈像而前陣張言靈像者故上德介高茂王所并故佐良

將軍早勲精兵而龍衣政將門其日明神有怒慙非

行事隨兵女上用意皆下只負楯還爰彼介

燒掃下德田豐田郡西米栢院常羽御廐及百姓舍

宅千時晝人宅楯收而奇仄滿於每門夜及相

絕煙漆柱峙於每家煙遊如掩空雨如炬遠似

散地之里以同七日所謂敵者奮集猛名而早去將門

懷酷怨而暫隱矣將門偏欲揚兵名於後代之

變合戰於兩日之間所攝鋒楯三百七十枚兵士

一倍以同月十七日同郡下大方卿堀越渡固陣相

待件敵叶期如雲互出如電殲音致其日將門

急勞脚病每事矇矓未幾合戰伴類如笨打散

所遺民家為仇皆悉燒亡郡中稼穡人為共被

損害所謂千人毛髮草木俱厥者只於斯云矣以
登時將內為弟身病隱妻子共宿於羊鳴郡
葦津江邊依有非常之數載妻子於船泛於廣河
之江將門帶山居於陸閑岸經一兩日間件敵以十
八日各分散以十九日敵介取羊鳴道渡於上統
國其日將內婦乘船寄彼方岸于時被敵
等得媒人于內尋取件船七八艘內所被虜掠雜
物資具三千余端妻子同共討取即於昔渡於上

德因爰將門妻去夫留忿怒不少其身乍生其魂
如死雖不習椽宿慷慨假寐豈有何益哉妻恒存
貞婦之心與幹明欲死夫則成漢王之勵將欲尋
楊家迴謀之間數旬相障尚懷慈愛元相逢之期然
間妾舍弟等成謀以九月十日竊令還向於豐田郡
既皆同氣之中屬本夫家辭若遼東之女隨夫令
討父國件妻皆同氣之中迺歸於夫家然而將內尚
與伯父為宿世之讎彼此相捐時介良幾依有目

緣到著於常陸國也將門僅聞此由之欲征伐所備
兵士千八百余人草木共靡以十九日發向常陸
國真壁郡乃始自彼介服織宿与九伴類舍宅
如負掃燒一兩日之間追尋件敵皆隱高山乍有
不相逗留之程間有筑波山以廿三日如負立出
依實件敵從弓袋之山南谿道間千余人之聲
山響草動軒詢誼譁將門固陣築楯且送問
且寄兵士于時津中孟冬日臨黃昏因茲各各

挽楯陣守身自昔迄今敵人苦責則楯箭
以射人矢所中夜則枕弓以危敵心所勵風雨
之節裝笠為家草露之身蚊虻為仇然而各
為恨敵不憚寒温合戰而已其度軍行頗有
秋遺數柏穀於深泥沙人馬於自然飽秣散死
者十頭解酒被討者七人真樹陣人其命不死謂之口惜執燒
幾千之舍宅想可哀哉想像可哀何乃柏米散滅何方之柏終不遂其
敵空歸於本色厥後以同年十一月五日介良魚

樣源護并樣平貞威公雅公連泰清父凡常陸
國等可追捕將門官府被下武藏安房上總
常陸下毛野等之國也於是將門頗述氣附力
而諸國之宰乍抱官符慳不張行好不媿
求而介良負尚銜忿怒之毒未停致害
之意求便伺隙終欲討將門于時門之駉使
文部子春丸依有因緣屢鞫於常陸國石田
庄邊之田屋于時彼介心中為字書曰以為者於字義良久護劍破

嚴屬請傾山盍得子春丸注豈敢害將門等
身即取子春丸問案內申云甚可也今須賜
此方之田夫一人將罷漸令見彼方之氣色云
彼介愛與有餘惠賜東絹一疋語云若汝依實
令謀害將門者汝省荷夫之苦役必為乘馬之郎
頭何況積穀米以增勇夫之衣服以擬貴者子春
丸忽食駿馬之完未知彼死偏隨鶴甘喜悅
因極寧件田夫歸於移尾豐田郡是埒之村其明日

早朝子春丸彼使者各荷炭而到於將門石井之
營所一雨日宿衛之間摩率使者其兵具量所將內
夜遁所及東西之馬打南北之入悉令見知爰使
者還參具舉此由彼介良魚之攝夜討之兵同年
十二月十四日夕發遣於石井營所其兵類所謂
一人當千之限八十余騎既張養由之弓漢書曰
者執弓則空鳥自落百射百中也淮南子 弥負解烏之鞞淮南子
師名曰夷望堯皇時人也時十介曰此人即射九介日射落地其日有金鳥故名解烏仍箭於上兵者也 催駿馬之

蹄郭機曰駿馬生三日而起其母仍 一日行百里也故箭於駿馬而已 楊李陵之鞭如風
徽征如鳥飛者即以交剋出結城郡法城寺
之當路打著之程有將門一人當千之兵暗知
夜討之氣絕交於後陣之役類徐行更不知誰人
便自鵝鴨橋上竊打前立而馳來於石井宿
具陳事由主從恠怵男男女女共翼爰敵等以
卯剋押圍也於斯將門之兵十人不足揚聲
告云昔聞者由弓人楠血以勝於數萬之軍子

柱人立針奪千交之鋒况有李陵王之心慎
汝等而勿面歸將門張眼爵齒進以較手合
平時件敵等奔梢如雲逃散將門羅馬而
如風追敗矣道之者宛如遇猫之鼠失穴追之
者辟如攻鳩之鷹離鞬第一之箭射取上兵
多治良利其遺者不當九牛一毛其日被戮
害者世餘人猶遺者存天命以道散但注人子春丸有天
罰事頭以兼享八年此後樣貞感三願已身立
正月三日被捕斃已

身修德莫過於忠行損名失利無甚於邪
惡清慮之比宿於蛇室糴奎之名取
於同烈然本文云不憂前生貧報但吟
惡名之後流者遂巡監鬼之地也可有不善
之名不如出花門以遂上花城以達身加
之一生只如隙千歲誰禁猶爭直生可辭盜
哭苟負威奉身於公幸預於司馬烈况
積勞於胡家弥可拜朱紫其衣次仗奏身愁

等畢以景平八年春二月中旬山道京上
將門具此言告伴類云讒人之行憎忠人之在已
上耶惡之心嫩富貴之先我身所謂蘭花
欲夜秋風敗了賢人欲明讒人隱之令伴
貞感將門會稽未遂欲報難忘若上官
都護將門身歎不如追傳貞感蹂躪
曹率百餘騎之兵火急追征以二月廿
九日追著於信濃国少懸郡国分寺之邊

便帶千向川彼此合戰向無有勝負厥
内彼方上兵他田貞樹中矢而死此方上兵文室
好立中矢生也貞感幸有天命免呂布之
鎬道隱山中將門千般搔首空還堵色爰
貞感千里之粮被棄一時擡空之淚灑於
草目疲馬欲薄雪而越場飢從含寒風
而憂上悲而生分有天僅屈京洛便錄度
愁由奏大政官可札行天判賜於在

地國以去天慶元年六月中旬京下之後
懷官者難相乳而伴將門弥施送心倍為暴
息厥内介良兼朝臣以六月上旬逝去
沉吟之間陸奧守平維杖朝臣以同年冬
十月擬就任國之次自山道到著於下
野之府負盛与彼太守依有知音之心相
共欲入於彼奧烟令聞事由甚以可也
乃擬首途之間且將門伺隙追來固前後

之陣將山而尋身踏野而求蹤貞感有
天力而如風徹如雲隱太守思煩奔而入任國
也厥後朝以山為家夕以石為枕免賊之患
尚深非常之疑弥倍益之不離國輪還之不
避山懷仰天觀世向不安伏地今一身之
難保一哀二傷狀身難瘳厥間鳥喧則疑
例敵之歲見草動則驚鳥注人之來乍
老運多月乍憂送數日然而頃日元合戰之

音漸慰且慕之心然向以去養平八年春
二月中武藏守興在王介源經基与足立郡
司判官代武藏武芝共各爭不治之由如聞
因司者无道為宗郡司者正理為力其由何者能
郡司武芝年来恪愷公毅有善言无謗苟
武芝治郡之名頗聽國內撫育之方晉在民家
代國宰不求郡中之欠負准其判吏更
无違期之謹責而件權守正任未到之向推擬

入部者武芝檢案內此國為養前之例正
任以前輒不入部之色者因司偏稱郡司之无礼
怒發兵仗押而入部矣武芝為怒公事暫匿
山野如系龍衣未武芝之所舍宅緣邊之民家掃
底搜取所遺之舍宅檢封弃去也凡見
件守介行事主則扶仲和之行和者為太守
重賦貪財從則懷草竊之心如箸之主合眼而成
淺國內也破骨去膏之計如蟻之從之手而勵盜財隱

運之思粗見國內，歐弊平民可損，仍國書
生等尋越後國，風新造不治，悔過一卷，落於
廳前，事皆不明於此國郡也。武芝已雅帶郡司
之職，本自無公損之恥，所被虜掠之私物，可
返請之由，屢令覽舉，而曾无弁札之致，頻致合戰
之構。千時將門急聞此由，告從類云：彼武芝等，非我
近親之中，又彼守介非我兄弟之胤，然而為鎮拔
此之亂，欲向相武藏國者，即率自引之兵杖就武

芝當野武芝申云：件權守并介等一向勅兵草
皆率妻子登於比企郡狹脹山者，將門武芝相
共相府，菱向于時，權守與在王先立而出於府衙
介經基未離山陰，將門且與在王与武芝令和此
事，向各傾數坏迭披榮花而向武芝之，後陣
亦无故而圍彼經基之營，所介經基未練兵道，驚
愕之散云：忽聞於府下，于時將門鎮監，思之本意
既以相違，與在王留於國衙，將門亦歸於躡，受經基所

懷者權守將門被催郡司或芝抱擬誅經基イカス

穀即乍合深恨道上京都仍為報興在王將門ニ

會愁巧虛言於心中奏謀殺カエテ由於太官因之京

中大驚焉城色併囂爰將門之私君大政大臣家可奉

實否之由脚教書以天慶二年三月廿五日寄於ニ

中宮女進多治真人助真所被下之狀同月廿日

到來仍將門取常陸下總下毛野武藏上毛野五

箇國之解天謀殺无實之由以同年五月二日言上而

尚介良兼朝臣以六月上旬乍卧病床剝除鬚髮率去

已入自介之後更无殊事而比武藏權守與在王与新

司百渚貞連彼此不知乍有姻婭之中更不令廳

坐矣與在王恨寄宿於下總依諸國之善狀ニ

為將門可有功謀之由被議於官中幸沐恩浚於ニ

海内須滿威勢於外國而尚常陸國居住藤原スレ

玄明亦素為國仇人為民之毒害也望農節則ニ

資町滿之步數至官物則无束把之并渚動ニ

凌轢國使來責兼劫略庸民弱身見其行
則甚於虜狄向其操則伴於盜賊于時長官
藤原維禰朝臣為令并湊官物雜送度移祿
對捍為宗敢下府向背公恣施猛惡居私而強寬
部內也長官稍集度過依官府旨擬追補
回急提妻子直渡於下總國豐田郡次所盜
渡行方河內而郡不動倉穀糶等其數在郡司
所進日記也仍可捕送由移祿送於下總國并

將內而常稱述已由曾元捕渡心凡為國成宿
世敵為郡張暴惡行鎮棄注還物為妻子
檢恒掠人民財為位類榮也將門素湊侘人而
述氣願元使者而託力于時玄明等為彼守維幾朝
日常壞狼戾心深合地飲毒或時隱身故誅暴
或時七力欲合戰玄明識向此由於將內乃有可被合
力之據弥成跋踭猛恣拏合戰方內畿已訖集
部內于戈莖塚外兵類以天慶二年十一月廿一

日涉於常陸國。其備警固相待將門。陳云伴玄
明亦令任國土。不可追捕。緣奉國而不兼引。可合
戰。由示送返事。仍彼此合戰。程國軍三千人如負
被討取也。將門隨兵僅千余人。押塘。下便不令東西。
長官既伏於過契。詔使復伏。辭敬。居世向。後羅如雲
下。施。蔽。妙。珍。財。如。萃。分。散。萬。五。千。之。絹。布。被。棄。棄。五。至
之。客。三。百。余。之。危。烟。戒。作。於。一。旦。之。煙。屏。風。之。西。絕
急。取。裸。形。之。媿。府。中。之。道。俗。酷。當。為。害。之。危。全。銀。取

鞞。陷。孺。唐。逸。幾。千。死。方。若。千。家。財。若。千。珍。財。誰。採。誰
領。矣。空。額。僧。尼。請。願。命。於。夫。兵。僅。遺。士。女。見。酷。媿。於。生
前。可。憐。別。賀。棚。紅。淚。於。襟。襟。可。悲。因。吏。跪。二。膝。於。泥
上。當。今。濫。忍。之。日。為。景。西。傾。致。送。之。胡。願。掌。印。鑑
仍。追。立。長。詔。使。令。隨。身。既。畢。聽。衆。哀。慟。留。於。館。後
伴。俳。徊。迷。於。道。前。廿。九。日。還。於。豐。田。郡。鐵。輪。之。宿。長
官。詔。使。令。住。一。家。雜。如。眩。勞。寢。食。不。穩。于。時。武。藏。權
守。與。在。王。穴。禍。議。於。將。門。云。令。檢。案。內。雜。討。一。國。公。責。不。輕

同虜掠，故東暫聞氣色者。將門報云：將門所念當
斯而已。其由何者？昔斑足王子欲登天位，先敏于王頭
或太子欲奪父位，降其父於七重之獄。苟將門別帝
苗蒙三在，未菜也。同者，自八國兼欲虜領王城。
今須先奪諸國，而後一向受領。限追上於官堵，然
則且掌八國，且晉附万民者，大議已訖。又帶數千兵，以
天慶二年二月十一日先渡於下野國，各騎如龍之馬，皆
牽如雲從也。揚鞭催蹄，將越万里山，各心勇神奢，欲

通邦云當作十月

勝十萬之軍，既就於國廳，張其儀式。于時新司藤原公
雅前司大中臣全行朝臣等，見欲奪國氣色，先并
洋將門便擊，而鎧跪地奉授。如斯騷動，向館內及府
邊，悉被虜領。令老幹了使，追長官於官堵。長官曰云
天有五衰，人有八苦。今日遭苦，大底何為？
改世變天地，失道善伏。惡赴佛神，無驗嗚呼。哀哉！
儀未舊，飛於西朝。龜甲乍新，耗於東岸。
簾內之兒女，弃車轉而步於霜。攘門外，從類離馬鞍。

言任中有此愁
故爾云也

字書伊加時
世年也

官

而向於雪坂治政。初開金蘭之麝中。威彈歎息。
之被取四度。公文空歸於公家。被奪一任。公廟
徒疲於椽暗。國內吏民顛眉。而涕淚場外。士女舉聲。
而哀慄。昨日聞他上。愁今日。取自下。媿略見氣。
色天下騷動。世上彫斃。莫過於斯。冷。之間。終從山
道。追上已。將門以同月十五日。遷於上毛野。以下毛野
介藤原尚範朝臣。被奪。爾鎔。以十九日。兼付使。追於
官堵。其後。領府入聽。固回門。陣且致。諸國。除目。于

時有一昌伎云者。讚八幡大菩薩。使奉授朕位。於蔭子
平將門。其位能尤大臣。正二位。管原。用臣。靈魂表者。右八幡大
菩薩。赴八万軍。奉授朕位。今須以。此二相。音樂。早可奉
迎之。爰將門。捧頂。拜拜。况四陣。奉而立。歡數千。併
伏拜。又武藏。權守。并常陸。樣藤原玄花等。為其時。事
人喜悅。辟若貧人。得富。羨笑。宛如蓮花。之間。數於斯
自制。不奏。謚号。將門。名曰新白。玉。仍於公家。且奏。事由。狀云。
將門。謹言。不蒙。貴誨。星霜。多改。謁望。至造。改。

何言伏賜 高察思幸然先年源護等愁狀被
 將門依恩官符急然上道程復之間奉你云將門之事
 既雷息澤仍早返遣者歸着舊堵已然後忘却
 兵事後緩紘安居而間前下總国介平良兼與數千
 兵龍改將門不能背走相防之間為良兼被致損棄
 掠人物之由具注下總国之辭文言上於官爰朝家被
 下諸国合勢可追捕良兼亦官府又了而更給上將
 内亦使然而依心不安遂不上道付官使莫保純

行具由言上又一人未蒙報裁鬱包之際今年夏同
 平貞盛奉旨將門之官符到常陸国仍国司頻錄送將
 内件貞盛脱追捕躋上道者也公家須捕其由而還
 給得理之官符是尤被矯飾也又右少弁源相職
 朝臣引你自送書狀詞云依武藏介經基之告狀定可
 推向將門之後符已者待詔使到來之此常陸介
 藤原維幾朝臣息男為急偏假公威只好冤狂爰依
 將門從兵藤原玄明之愁將門為問其事鼓向彼国而

為_レ憲與貞威等同心率三千余_レ精兵恣_レ下兵
庫器伏戎具并楯等挑戰於是將門勵士率_レ赴意
氣討伏為_レ憲軍兵已_レ入干時領_レ淵_レ向滅_レ巨者不知其
數幾許况_レ年存_レ今_レ初_レ庶書為_レ將門虜獲也_レ介維_レ統
不教息男為_レ憲令及兵亂_レ由伏弁過_レ狀已_レ將門
惟非本意討滅一國罪科不輕可及百縣因_レ復朝
議_レ向_レ且虜掠_レ故東諸國_レ伏業昭穆將門已柏
原帝王五代_レ孫也縱_レ承領半國豈謂非運昔振

兵威取天下者皆史書所見也將門天_レ所_レ與_レ既在
武藝思惟等輩誰比將門而公家_レ慶_レ賞_レ由屢
被_レ下_レ譴責_レ者有_レ身_レ多_レ恥_レ面目何_レ施_レ推_レ而察_レ
甚_レ以_レ幸也_レ柝將門少年_レ日奉_レ名_レ簿_レ於_レ太_レ政_レ大_レ殿
數_レ十年_レ至于_レ今_レ矣_レ相_レ國_レ攝_レ政_レ世_レ不_レ意_レ奉_レ此_レ事_レ歎
念_レ至_レ不_レ可_レ勝_レ言_レ將門稚_レ崩_レ傾_レ國_レ謀_レ何_レ急_レ舊_レ主
貴_レ閣_レ且_レ賜_レ察_レ其_レ甚_レ幸_レ以_レ一_レ貫_レ万_レ將_レ門_レ謏_レ言

天慶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謹上 大政大殿少將密賀 恩下

于時新皇舍弟將平等竊舉新皇云夫帝王之業
非可以智競復非可以力爭自昔至今經天緯地
君篡業承基之王此尤蒼天之所与也何怪不權
議恐有物譏於後代努力于時新皇勅云武
弓之術既助而朝遂箭之功且救短命將內苟揚
兵名於坂東振合戰於花夷今世之人必以擊勝
為君縱非我朝命在人國如去延長年中大赦契

王以正月一日討取渤海國改東丹國願掌也蓋以
力虜願我加以衆力之上戰討經功也欲越山之心不
憚破破嚴之方不為勝鬪之念可凌高祖之軍
凡願八國之程一朝之軍政來者是極確冰固二
南當御宗坂東然則汝曹所申甚迂誕也者各蒙吐
罷去也且縱容之次內豎伊和負經證言
有爭且則君不落不義若不被逐此事者有國家
之危所謂遠近則有殃背王則蒙噴願新天信者安

之諫全賜准志。天裁者新皇勅曰能才依人為
僥就人為喜口書此言不及駟馬所以書言无遂哉晚敗
議汝曹无心其也者負任卷舌鉗口默而兩居昔如秦皇
燒書埋儒敢不可諫矣唯武藏權守興世王為時掌人玄
花等為宣旨且致諸國。除目下野守。釵舍弟平朝臣
將賴上野守釵常月御所別當多治經明常陸介釵藤
原玄花上總介釵武藏權守興世王安房守釵文屋
好互相模守釵平將文伴豆守釵平將武下總守釵平

將為且諸國受領點定且成可達王城議其記文云王
城可達下總國。亭南兼以檟橋号為京山埒以相
馬郡大井津号為京大津便左右大臣納言奏議文武
百官六弁八史皆以點定内尔外尔可鑄寸法古文正字定
。但孤疑者磨曰博士而已偏内此言諸國長官如真鷲
如鳥飛早上京洛然後迄武藏相模等。國新皇選檢
皆願掌印鑰可勤至勢。由作留守。國掌乃可預
天位。狀奏極入政官自相模國歸於下總仍京官上

驚官中騷動于時奉天皇請十日命於佛天殿內屬
名僧於七太寺祭禮費於八大明神詔曰奉應天位者暴
鴿基而將門監惡為力欲奪國位者昨向此奏今必欲
來早迎食名神傳此邪鬼速作佛力拂彼賊難乃奉皇
下位備二掌於額上百官察磨十祈於仁祠况復山下
阿闍梨修邪滅鬼法社神祇官祭頓死頓滅式
一七日向所燒芥子七斛有餘所供祭新五色笈
也惡鬼名号燒於大壇中賊人形像著於棘楓下

五大力尊遣侍者於六八大尊官放神鎗於賊方
而向天神頻載而謗賊類非之望地類呵噴而增
惡王不便念然新皇案井底淺勵不存悞外廣謀
即自相模歸本色後未休馬蹄天慶三年正月
中自為討遺敵等帶五千兵葦向於常陸國也于
時奈何文並一雨郡藤代等相迎於悞聲美而大壇
新皇勅曰藤代等迺伯申樣負感并為惡等所在
于時藤代等奏曰如有其身如浮雲飛去飛來宿處

不定也。奏訖，爰猶相尋，向漸降一旬，僅吉田郡蘇向、
江邊杓得樣貞盛源杖，妻陣頭多治，經明坂上遂
高等，中追頌彼女新皇。聽此事，為匿女人，媿雅下
勅命，以前為夫兵等，悉被虜領也。就中貞盛之妻，
被刺取露形，更元為方矣。眉下，浣洗面上，移自月上
之矣。集心中，肝內外，媿成身肉，媿會愁，報遭會
愁，敵何謂人哉！何恨天哉！生前，慙有稠人而已。爰
傍陣頭等奏新皇曰：件貞盛之妻，容顏不卑，犯過非

妾願垂息詔，早遣本貫者。新皇勅曰：女人流浪，返本
庸者，法式之例，又緩，冥孤獨加擾，極者古帝，拒範也。
便賜一龍，表為試彼女。本心忽有勅歌曰：册尔于毛風，便舟吾，
妾幸遇息餘，賴和曰：册尔于毛花，句散來者我，向枝離垂花，宿諸
之妾，取一身，不辛，寄人詠曰：花散，我分年不成，吹風散
散此言，向人，和憶，送心，抑止。負鈴日沙，雜應多日，无駭，件
敵仍情，返遣諸國，兵士等，僅所遣，兵不足千人，傳聞
此事，貞盛并押頌使藤原秀卿等，驚四千人，兵忽

故合戰新皇大驚以二月一日率隨兵趨向於敵地下野
方于時新皇將內陣陣以未知敵之所在副將軍春茂
陣頭經明遂高等後陣以訪得敵之所在為見實否
登高山之頂遙見北方依實有敵略氣色四千余人許
也愛經明等得既一人當千之名不可見過件敵今
不奏新皇迫以討合於押領使秀弼之陣秀弼素
有古計如案討靡玄衣之陣其副將軍及夫兵亦迷
三兵之千散於四方之野知道者如弦徽者未知也

者如車旗迴僅存者少遂三者多于時貞盛秀弼就
眾征之程同日未申尅許龍衣到於川口村新皇揚聲
已行振劔自戰貞盛作天云移之賊則如雲上之電公
從則如廁底之虫然而松方无法公方有天三千兵類
慎而勿歸面者日漸過於未尅然於黃昏各募李陵
王之臆皆成死生決之勵矣矣來弓快挽快多乃禮蓬矢
直中公位者自常強私賊者自例弱所謂新皇折馬口
於後牽楯本於前昨日之雄今日之雌也故常陸國軍

西笑留宿下德アタリテヌ、国兵急愧ハキチ早去ヌ、厥後貞盛秀弼等相語、

云、將門既非千歲チキソウ、及今自他皆一生之身也、而將門獨

跋扈於人、竄自然コト、為物防也サテタ、若則競監ヒ、鬼於朝夕、入則

貪勢利於国色、故東オモイタ、宏臺ノム、外土ノム、毒蟒ヤカキモ、莫甚於、

昔間斬靈地而鎮九野、剪長鯨而清四海シ、復書曰、五蛇者人、

楚子曰、長鯨者、大莫之、名、故、前、方今敦害凶賊、非鎮其乱、自松及

公、怒損鴻德、故尚書云、天下難安、不可不戰、甲兵難強、不

可カハル、不オハル、能カハル、此度オハル、維勝オハル、何後オハル、戰オハル、可オハル、忘オハル、心オハル、武オハル、王オハル、有オハル、疾オハル、用オハル、

公代命カハル、大命オハル、貞盛等奉命於公、將擊カハル、件敵オハル、所以オハル、集カハル、群

衆而加甘、詞調兵類、而信其數、以同年二月十三日、著

強賊地下、德ニ、悞ニ、新皇ニ、徵ニ、招ニ、敵ニ、等ニ、引ニ、率ニ、兵ニ、使ニ、隱ニ、於

幸嶋、之廣江、受貞盛、行事於左右、迴計於東西、且チ、以チ、自チ、新

皇、之妙屋、悉燒掃、与力、之邊、家火、煙、昇、而有餘、於天、人

人宅、盡而无主、於地、僅遺、緇、弃舍宅、而入山、遍留レ、士

女、迷道而失方、不恨常陸国、已損、唯、歎、將門等、

不治、今貞盛、追尋、辨仇、其日、尋、不逢、厥朝、將門身、擦

甲冑、案、飄、序、之、道、愛、心、操、送、忠、存、衛、方、之、乱、行、

白居曰。飄序者。於於塵空也。律方者。飛府也。而恒例。兵衆八千餘人。人也。天性好。斯猶追捕。時上天入地者也。

未來集。向常所。擲四百餘人也。且帶幸。鳩郡。北

山張陣相待矣。負盛秀。卿等。散子及。銃衛練。梨老

之。鈞切。白居易曰。子及。養由雨人。昔。漢。裴。榮。岱。人也。子及。年。始。卅。投。鮮。十五里。養由。八年。始。七十。棄。鈞。於。三千里。故。有。此。句。也。

以十四日未申。勉。故此合戰。于時新皇。得順風。負盛秀

卿等。不幸。互於。哭下。其日暴風。鳴。枝地。賴運。愧新

皇。之。南。栢。拂。前。自。倒。負。盛。之。北。栢。覆。面。因。之。彼此。離

栢。各。合。戰。之。時。負。盛。之。中。陣。擊。慶。新。皇。之。從。兵

羅馬討且討取。兵類八十餘人。皆所。退靡也。爰新皇

之陣。就。然。退。來。之。時。負。盛。秀。卿。為。憲。亦。之。伴。類。二千

九百人。皆。直。去。只。所。遺。精。兵。三百餘人也。此。亦。失。方。立

逃。之。向。還。得。順。風。于。時。新。皇。歸。本。陣。之。向。互。於。笑

下。負。盛。秀。卿。亦。弄。身。命。而。力。限。合。戰。爰。新。皇。看。甲。曹

疾。駿。馬。而。躬。目。相。戰。于。時。現。有。天。罰。馬。忘。風。飛。之。步

人。失。梨。老。之。術。新。皇。暗。中。神。鑄。終。戰。於。託。庶。之。野。獨

滅。蚩。尤。之。地。天。下。未。有。將。軍。自。戰。自。死。誰。首。不。紀。少。過

及於大害松施勢而將奪公德仍寄朱雲之人列長
覲之頸漢書曰朱雲者魯人也昔朱雲請尚方劍斂人頸也便自下野用副解文以

同年四月廿五日其頸言上但常陸介維袋朝臣并史替
便幸遇理運遺風便以十五日歸任國館辟若鷹

前之鳩遺於野原俎上之臭歸於海浦昨日暫令函
更之恨今新蒙亞將之思凡新皇失名滅身死斯武

藏權守興在已常陸介藤原玄花才謀之所為也哀哉
新皇敗德之悲滅身之歎辭若欲開之嘉禾早萎將

耀之桂月兼隱有春節故云嘉禾也二月而日也過故言桂月兼隱也左傳云貪德

背公宛如鼎威踐鋒之席故書云少人得才而難用惡
人貪德而巨議所謂元遠慮有近憂若謂之坎爻將之

頗積功課於官都流忠信於永代而一生一業猛監為宗每
年每月合戰為事故不肖學業之輩此只翫武藝之

類是以對楠問親好惡被過然向邪惡之積累於一身
不善之謗聞於八部終殞版泉之地永遺謀叛之名天

漢書曰版泉者昔高祖合戰之地也于時賊首兄弟及伴類等可追捕之官符

去正月十一日下^九於東海東山兩道諸國其官符云若^二敎^一魁^三帥者募以朱紫之品又斬次將軍者隨其勳功將賜官爵者仍詔使左大將軍參議兼修理大夫右衛門督藤原朝臣忠文副將軍飛部大輔藤原朝臣忠舒等遣八國次賊首將門之^カ大兄將賴并玄花亦到於相模國被殺害也次興世王到於上總國被誅戮也坂上遂高藤原玄明亦皆斬於常陸國相次海道擊平將軍兼飛部大補藤原忠舒下總權少樣平公連為押領使以四月八日入部即尋殺

謀叛之類厥日賊首將門舍弟七八人或剝除鬚髮入於深山或相捨妻子各迷山野猶於遺成思去又正月十日官符各散四方或隔二月十六日詔使息符行稍公連然向武藏介源經基常陸大樣平貞盛下野押領使藤原秀弼亦非无勳功之勇有應表賞驗仍去三月九日奏中務軍謀克宣忠節爰著賊首戎陣到武功於三連者今介恒基也始雅奏虛言終依實事叙位五位下樣貞盛項年雅歷合戰未定勝負而秀弼合力斬討謀叛之首是秀

弼古計之所嚴者，釵從四位下，又負威既歷多子之險，
難今誅元怒之類，尤負感勵之所致也。故釵正五位上已
以謂之將內，謀負過分，聖雅從逝水之涯，為人
絕官不怨其心，何者，庸以遺皮人，以遺名也。可憐先
誠已身後揚他名，今檢案內昔者，依六王之運，心有七國之
災難，今者就一士之謀，叛赴八國之騷動，從此觀覲
謀古今所希也。况本朝神代以來，未有此事，然
則妻子迷道，取嗟臍之媿，兄弟失所，无隱身之

地如雲，從暗散於霞外，如影之類，空亡於途，
中或乍生迷親子而求山向，川或乍措離夫婦而訪
外，得非鳥暗成四鳥，別非山徒懷三荆，悲有祀无祀
董病亂於同時，有濁无濁，混經謂於一流，方今雷電
聲尤響者，百里之內，將內之鬼，既通於千里之外，將內常
好大厥之業，終迷宣王之道。
尚書曰：大康者，无道而好田獵於東，
都死也。車改曰：宣王古戴故有世也。
仍作不善於一心，競天位，北九重過，奉則失生前
之名，致逸之報，則示死後之媿，諺曰：將內依昔，宿在任於

東海道下德田郡然而被羈致生之暇曾无一善之心
而向死有限終以滅没何姓何來宿於誰家田舍人報
今任三界國六道郡五趣珥八難村但寄中有之使告消
息云予在在之時不修一善依此業報迴於惡趣新我
者只今万五千人痛哉將內造惡之時催伴類以犯
受報之日蒙諸罪以獨若也量身於受苦之劍林燒野
於鐵圍之根儘楚毒至痛不可敢言但一月之內只有
一時之休其由何者獄吏言汝在世之時所擔願之全

光明經一部之助者冥官曆之以十二月為一年以十二
月為一月以廿日為一日以之謂之我日本國曆當九十二年
彼本願可取此苦者柞向淨兄弟安波安妻子為他施
慈為鬼為造善雜口甘忌不可食生類雜心惜而
好可施供佛僧者已視消息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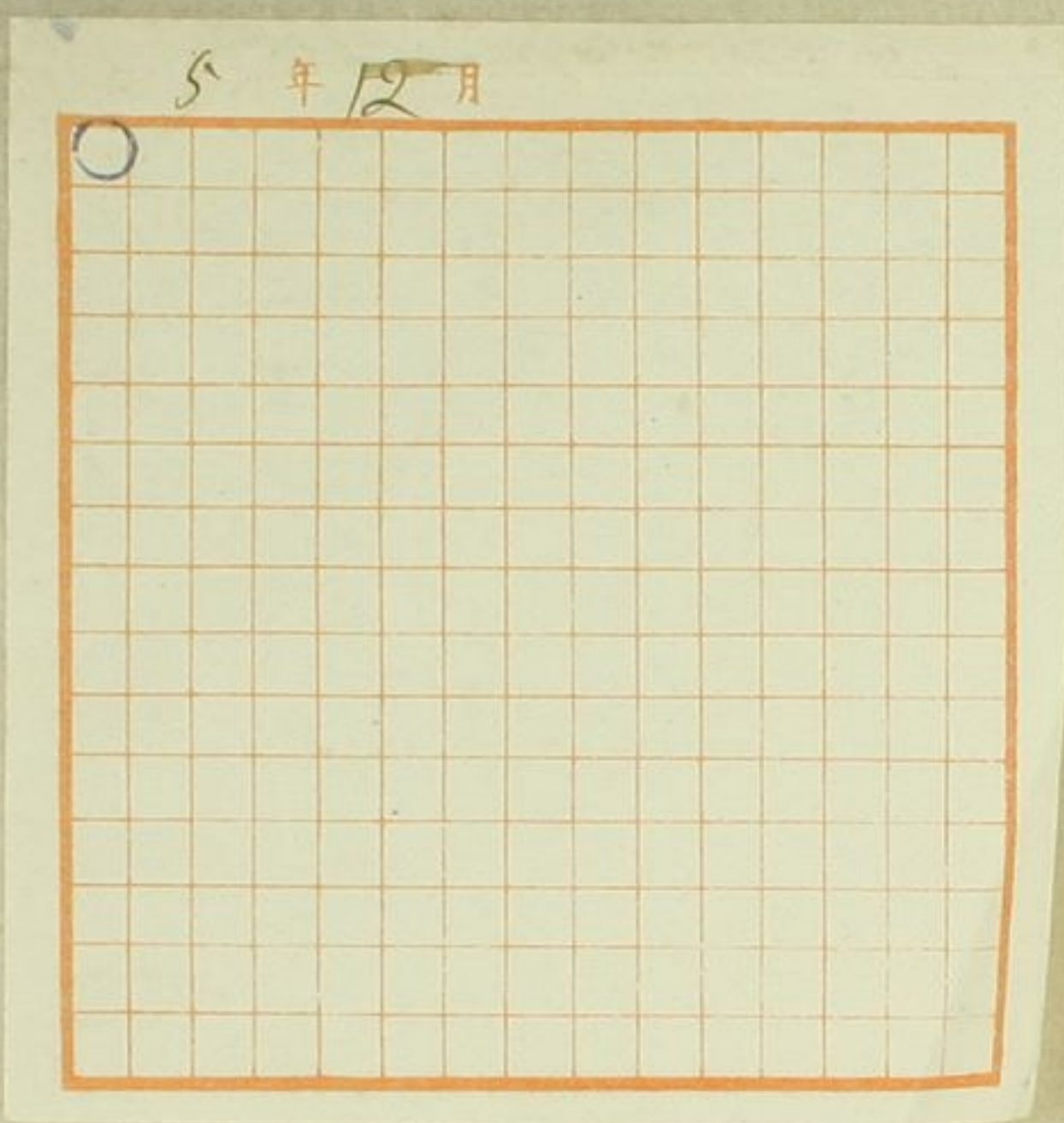
天慶三年六月中記文

我本云 我日本國曆日九十三年日可有其一時之休今
須我兄弟亦遂此本願可取此苦然則如肉生前之

勇不成死後之面目傲々々報受憂々々若一代有讎敵
 戰之如角牙然而勝強負弱天下有謀報競之如日
 月然而公增私戚凡在間之理痛死而不可戰也現在
 有恥死後无譽但在困諱堅固尚監惡感也人之心
 有戰不戰表有非常之變後之達者且記而已矣仍
 里无如謹表

景德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於大新坊自時清少
 日之二月古未時讀

通邦云
 元本一筆
 唯此一行
 墨色殊



勇不成死後之面目傲々々報受憂々々若一代有讎敵
 戰之如角牙然而勝強負弱天下有謀報競之如日
 月然而公增私戚凡在間之理痛死而不可戰也現在
 有恥死後无譽但在困諱堅固尚監惡感也人之心
 有戰不戰表有非常之變後之達者且記而已矣仍
 里无如謹表

景德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於大新坊自時時也

日之二月古未時讀

通邦云
 元本一筆
 唯此一行
 里无如珠

